

□ 牧村

寻春记



雪停了,寒气还在往骨子里钻,进入三月,春天迟迟不见端倪。尽管天气预报今天放晴,可是,透过玻璃往窗外看,始终没见阳光穿透天幕把温暖送入人间,只见被雪水浸湿的街道和路上匆匆的行人。

□ 张丽莎

对话餐桌

不记得具体是哪本书了,里面有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爱的人就是要在一起吃饭,吃很多很多顿饭。”

现在吃饭太容易了,容易到对于要减肥的人来说,还成了不小的负担。每周朋友、同事各式各样的饭局总会占上三四天。似乎,家庭晚餐已经被社交生活、公务应酬排挤出局,一家人齐聚在餐桌前也变成了一种奢望。有时候想想,有一天人生走到尽头,回忆起生命中真正的快乐,是升了职,赚了钱……还是与家人、孩子在一起时那些温情的细节,平凡却异常温馨的分分秒秒? 你会选择什么呢? 于是,我成了朋友、同事口中那个最难约吃饭的人。

生活节奏加快,白天分散各处的一家人傍晚重新相聚在一起,一张方桌,几个家常菜,这是日常中最平常的时光,却又是最松弛的,最适合沟通谈话的时机。餐桌上,孩子说着自己在学校的点滴,老妈念叨念叨今日上街买菜时的见闻,我和孩子他爸时不时插上几句……或喜或忧,其间的谈话就是生活视野与思维方式的呈现,既可以洞悉孩子的成长,还能感受家人的心情。因为平日的繁忙,这段轻松的相聚,就那么弥足珍贵。所以,我特别珍惜。

细想每一次餐桌对话,其实都是微言,并无“大义”,更没有一定要去强行贯穿的“教育意义”,只是轻松自由且温暖。愉快的相处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它是一种陪伴,这份陪伴需要宽泛和松弛,如果随时都是训诫式的紧张氛围,那就辜负了这难得的餐桌美好时光。

童年时,一大家子十二口人吃饭,有一张不大的餐桌,因为人多,我们小孩总是大人装好饭菜夹好菜递到旁边的小凳子上自己吃,没有上桌的资格,更没有

想出去走走,这是多日来一直在心里的想法。一来可以放松放松板结多日的情结,二来可以去看看雪消融后三月的春天,看看今年的初春与往年有何不同。出门之前,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脖子上系上围巾,好像要去与春天约个会,还不忘用在理发用品店里买来的大排梳在稀稀疏疏的头发上比试两下。

下了楼,我理了理衣服,精神矍铄来到街边的红绿灯路口,准备去城郊的民族文化园逛逛。由于昨晚才停止下雪,街面上行驶的车辆车蓬上还残留着厚厚的积雪,人行道上的香樟树,白兰科含笑的树枝上也还有零星星的积雪,从高处俯视,宛如雪豹的花纹,风一吹,雪就会从枝头上哗啦啦地落下来,一不小心,行人的身上就会落满雪花,惹得路人纷纷避让。绿灯亮了,我穿过斑马线来到对面的公交站点。我不忘戴上口罩,搓了搓僵硬的手然后插入羽绒衣的口袋里。站牌内,候车的乘客渐渐多了起来,没多久,四路车驶入站内,我上了直达民族文化园的公交车。

凯里市民族文化园位于沪昆高速凯里西出口附近,总面积44.29万平方米,园内有民族文化宫,广场,鼓楼,湖泊以及跨湖而建的风雨楼。沿湖的步道曲径通幽,湖面波光粼粼,野鸭出没。

民族文化宫,坐落在民族文化园广场一侧,气势恢宏,是凯里市民族文化园的标志性建筑。凯里号称苗岭上的明珠,民俗民风淳朴,苗语译名:木佬人的田。凯里民族文化宫是展现凯里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民族风情的展览馆。里面展出了多

个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侗族、瑶族)的服饰、手工工艺品(特别是精致的手工制银首饰、手工制银制生活用品、民族服饰、生产工具等)、民族文化及历史以及中华各民族共建和谐团结社会等资料、图片展品。大型苗侗歌舞秀《银秀》就在此上演,吸引着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一路上,车内正在播报凯里930的新闻节目。广播里春天的背景音乐,温暖、欢快、清心,犹如冬天里的一缕暖阳在心中流淌,给人想展翅飞翔的之感。特别是广播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疲惫的灵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让人精神倍增。这声音我熟,是电视台杨正荣。每每作协举办文学沙龙,都会邀请他参加朗诵诗歌、散文以及小说里的某些章节。他的音色饱满,声音浑厚,情感真挚,切入深刻,不知不觉让人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闻花香,听鸟鸣,品诗意。

此时车行至凯里中坝村,透过车窗,雪迟迟不肯退出江湖,写给春天的情书落在中坝村的屋顶上,纯洁且情深义重。中坝村保持着沉默,而春姑娘还在从南方赶来的路上。

两站过后,公交车终于到了终点站——凯里市民族文化园。一下车,我揉了揉双眼,想放松放松疲惫的眼球,忽然间,我就被风雨桥旁的桃花灼痛双眼,几只春燕在空中,沿着湖边一会儿拉升高飞一会儿俯冲低翔,用呢喃反复修改着冬天留下的病句。如果在细心些,不难看出防朽木铺就的廊桥边迎春花在乍暖还寒中的心事。再往远眺,山峦明静,远山黛灰,进山苍翠,风从云中来,天际间,挂出几缕红霞

和几片浮云。我向风雨桥走去,桥上则湖水澄明,风雨桥倒映湖中,增加了湖面的质感。荡漾开来的湖泊层层叠叠,宛如一部通向春天的浮梯。湖岸四周,春意蠢蠢欲动,处处蓬松着春天的气息。这里时光静好,鼓楼、风雨桥、木质桥廊,流水相映成趣。这里是蝉的故乡,如果再有半片荷塘,一壶苗族的阿丢酒多好,即使没有月色也能成诗。

听人说,疫情前大年十五一过,每天都有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前来到此游玩,体验这里的民俗民风和苗洞美食,穿戴民族服饰拍照留念。尽管现阶段游客有所减少,但这里的物,景依然如故,依然古朴古香,让人流连忘返。

沿着湖边的步道慢慢前行,你会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白玉兰开满枝头,一种暗香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湖岸的垂柳已吐出绛色的叶芽,微风吹来,让我想起唐朝贺知章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累了,就在风雨桥上坐坐,反正也走不动了。冥冥之中,仿佛听到春天的马蹄逆风而上,用节奏明快的蹄声溅起一枚枚修辞的春红。

也许是真的累了,也许怕惊扰稚嫩的春色,我安静地坐在风雨桥上,拿起手机记录着眼前无声的春意,借风雨桥古老的角落与一株八角金盘默默地交换眼神。忽然间,一只归鸟扑扇着翠绿的翅膀,立在长满嫩芽的树枝上,留下两声鸟鸣后又飞往对岸桃树林。

天色渐晚,气温降了下来,我携带一身的春色向四路公交的站点走去。

□ 潘大金

野草

(外一首)

它一生被践踏于脚下
那又如何? 它有着天空一样的颜色
有着农家主妇青衣褂上的色调。
你这样一想,它的生命就更为具体了。
有了生活,就有生命,就可以抚摸。
卑微不是它们天生被冠以的词
像它随风塑造的构图
它受日月开光分格的局限,
不敢有太多的想象,但它在自己的位置
显得特别重要。它有着安详的表情
有着梅兰竹菊的蓬勃之势
它的生命有雄鹰翱翔的远大
它穿越天空,直抵洪荒。

石 头

岁月的泥垢在溪水中退去
它精美的轮廓就显现出来
像月牙,玉器,骷髅……
更多的看不出形状,显得诡异与抽象。
我们早已无法臆测它的本相。
这些残缺之后坦然的美
随着流水驶向远方,被人遗忘。
我突然悲伤起来,时间像魔术师的手
把隐秘在岁月内部的泥土变成肉体
一次次让我心生绞痛……

□ 黄和根

雨夜忆雪

下雨了,下雨了
在这般寒料峭的雨夜
我想起刚刚被融化了的雪

是春雨化雪,还是雪因气温而自化
——当然,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那么大的雪呀
那么厚的雪
仿佛只是眨眼之间
天地又回到了春天的色彩!

滴滴答,滴滴答
我知道这是雨水
可是雪融化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相隔不久,所以记得真切
一旦相去甚远,谁又能想得起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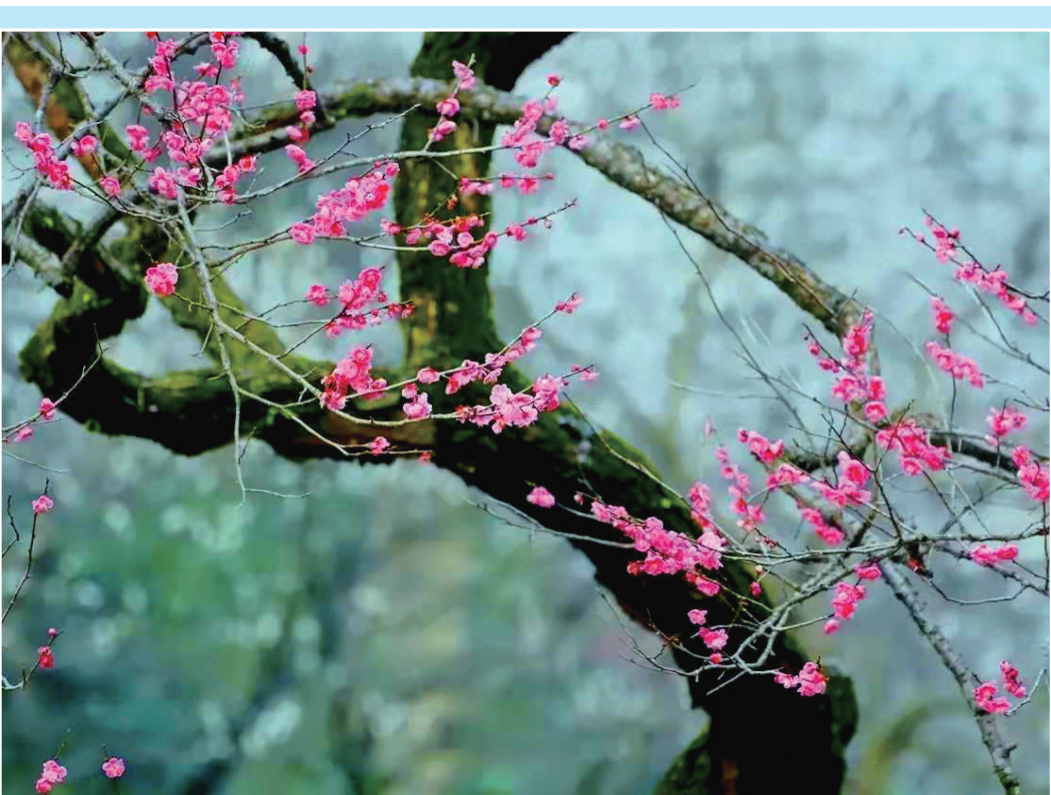
滴滴答,滴滴答
分明是雨打窗台呀
滴滴答,滴滴答
偏像是冰雪融化!

于是我绞尽脑汁地搜罗着
关于从前有过的海誓山盟

安居创作室静静从事他的专业创作,过着自己不紧不慢、与世无争、安闲宁静的生活。也许正是养成了这样一种生活习惯,他更能够冷静下来思考生活、品鉴生命与人生,并由此养成了对生活及环境更加敏锐、犀利、独特的观察方式和审判眼光——用理智和冷峻的目光打量时间和空间的一切,产生的思考与常人自然迥异,创作的诗歌当然也绝不与他人雷同——这正是一个优秀诗人最本真的使命和责任。

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使命和责任,但每个诗人的使命和责任绝非一致。大诗人李白的使命是写尽诗境的洒脱与自由,杜甫的使命是表达和记录时代的苦难;苏东坡的使命是写尽曲折命运最闪亮的美好,余光中表达海内外游子的暖心的乡愁;顾城展示一代人无法言明的无奈与迷惘;海子追求生命瞬间绚丽地绽放……每个诗人个性、气质、阅历、身份不同,他作为诗人存在的价值、使命和责任皆大不一样。只要有存在的意义,诗人就会挂开自己智慧的洪闸,诗意的河流就会汪洋恣肆、巨浪排空,一泻千里,优秀的佳作就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诗人越山的责任和梦想肯定也是只有他自己明白。

当然,越山的诗歌并非完全成熟,尽善尽美。有些诗因为过分追求含蓄而显得生硬、晦涩,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不理解甚至不爱读。但这并不影响诗人继续追求更高境界的诗歌创作的探索和努力。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画家和诗人,有了非常执着的诗歌创作梦想和可钦可敬的诗歌实践,这为他创作更卓越的诗歌做足了柔绵厚实而阳光灿烂的铺垫,相信越山的今后诗歌创作之路会越来越坚挺越写越精彩。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 摄

□ 莫子北

越山诗歌印象

越山长期从事油画、钢笔画、国画的创作,并出版多个书画集,是黔东南美术创作有一定影响的青年画家之一。出乎意料的是,他近年来创作了不少的诗歌,连续出版了《与伯爵同行》《双面人生》两部诗集,一下子进入黔东南诗歌界的视野,引发不少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和好评。

春节期间,认真研读越山的两部诗作,诗人越山的诗歌给我留下了非常独特而深刻的印象。

越山的诗歌属于城市朦胧诗的范畴,他的诗语言简洁干净,意象丰富,思想深邃。富于哲思。品读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诗歌,多是对城市生活深入观察与体验,并观照内心的情感,自然流溢于笔端的作品。如《双面人文》这个集子中的《不夜城》《城市的序曲》《登上另一辆在雨中哼唱的公交车》《红舞鞋》《局部的城市》《猫》《我和玫瑰被推入喧嚣的广场》等等,均是城市生活中最普遍的具象,经过诗人的精细观察、思考和选择,进入诗人创作的思维空间,成为诗人诗歌创作时信手拈来的生动意象。

在创作手法上,作者对城市生活的观照是非常具体而又含蓄的。这是一个诗人创作的高明之处。这是一首优秀的现代诗,不仅语言具有音乐美,意象精美,情感真挚而含蓄,且思想深刻。才能令人拍手称奇,百读不厌。如卡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一首精致的城市朦胧诗。这首只有四句的现代诗,意韵含蓄但意象却

十分丰富:明月、桥、桥上看风景的人、窗子、楼上看风景的人,系列充满画意的意象,与诗人内心复杂的情感与城市生活杂糅在一起,血肉丰满,情态兼美。是纯粹的城市风光写意? 是对梦中情人的美好期待? 还是一种生活的迷茫与纠缠? 一百个读者,可能会有一百种理解和解读。诗歌的美,也正居于诗歌本身带给读者丰富多样的阅读理解和宏大的想象空间。

越山的诗歌就具有了这方面的特点。例如他的《不夜城》:“黑夜深处的这个冬天/在城市的怀里/躺着//十字路口的井盖下/影子脱身逃离//风冲撞着/甩开萎缩的枝叶/从栅栏处的一扇后门飞起/落回到另一条小巷//小巷里/紧闭的窗/和教堂钟声的忏悔书/已停在屋檐跟前//影子看到/汽车在路上/蠕动/缓慢爬行/路是狭窄干涸的水沟/被冰冷的街灯侵蚀//噪音/城市里的咏叹调/在另一个冬天的拐角处/它们收起忧伤的翅膀酣眠//影子在城市的冬天/僵硬地移动//他们开始找寻/城市关注的秘密花园/几乎在梦里//黑夜用一群梦游者/掌控着黎明/这夜晚/城市/有了一个放纵的名字/不夜城//”灯火通明的不夜城,在古今众多作家的笔下,往往是繁荣、生气、活力的写照。诗人越山眼中的不夜城,却显得别具一格:冬天的深夜、冰冷的井盖、脱离的影子、冲撞的寒风、萎缩的树叶、紧闭着门窗的传出忏悔声的教堂、蠕动在干涸水沟的汽车等等丰富的意象下,整个不夜城显得冷寂、昏暗、单调、生硬、沉闷,令人心悸、让人窒息。这样的不夜城,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压抑气

象。这样的不夜城,不像是今天现代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万家灯火的现代都市,更像是欧洲中世纪时期那些边远的乡村夜晚的小镇。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种书写城市的诗歌? 或者是出于一种责任,在惯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日夜不眠的城市风景之外,诗人对城市的浮华产生某种隐忧。当然,诗中的不夜城并非写实,也许仅仅只是诗人心中的一个包含书写意象的一个大环境,一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想象空间,一个书写心底意念的大背景。但从诗中,我们可能真切地体会到,诗人对城市生活、城市现象、城市文明、城市的规划发展和未来等等,有着自己的别样的思考与期待。引领着读者在阅读诗歌文本的同时,对城市、城市生活、城市理想和城市危机的审视。也正是带有哲思性的诗境,使诗歌内涵变得更加丰盈、饱满、厚实。

在越山诗集中,像这样的诗歌占有相当的比例。像《双面人文》中的《从失眠者的身上穿过》《催眠术》《哥德巴赫猜想》《甲虫》《乞讨的碗》等诗作,多采用这样的种表达手法。也正是这样一种异常理性的诗性表达,使得越山的诗歌更加充满张力,充盈着哲理,构筑的诗境更加具有独特的韵味和魅力,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和无穷的回味。

越山诗歌为什么会具有这样一种近乎钢笔速写这样一种单色、冷峻和理性的气质。这恐怕与诗人的自身个性和长期的绘画实践不无关系。他基本上远离热闹的应酬,闲余时间几乎是心无旁骛地

《黔东南民族文艺概观》出版发行

本报讯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杨光磊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贵州民族大学讲师董潇潇共同主编的《黔东南民族文艺概观》一书,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独具特色的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宛如璀璨的明珠,与美丽的山光水色和丰富的文物名胜交相辉映,编织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巨大画卷,点缀着全州16个县(市)3万多平方公里的美好土地。尤其是在解放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黔东南独具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文化遗产、图书发行借阅、电影发行放映、文艺报刊、广播电视等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快速、全面的发展和繁荣。《黔东南民族文艺概观》一书正是这一独特优秀、灿烂光辉事业的集中反映。

《黔东南民族文艺概观》一书由彩页、概述、一至十四章、附录、参考文献和后记等部分组成,全书图片20页、正文582页,共计49.6万字,真实、全面地展现了独特优秀、丰富多彩、繁荣发展的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事业,是一部集黔东南优秀民族文化大成的文艺全书。她的编辑出版发行,对于黔东南优秀民族文艺的弘扬、宣传与研究,对于推动黔东南民族文艺事业和旅游事业的发展繁荣,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泉光)